

晨报记者专访 52 岁“农妇诗人”韩仕梅：

一年里被“毙”14 次 她的诗集终于出版了

9月10日，来自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薛岗村的52岁“农妇诗人”韩仕梅携新出版的诗集《海浪将我拥起》来到北京，举行了签售会。

在北京，这本诗集的特约策划张攀领着她逛地坛书市，韩仕梅在一处书摊上看到了自己的作品。她兴奋地对摊主说：“这是我写的，我是个农民。”女摊主惊叹：“你好厉害！”

前两年，当她渐渐在网上写诗出了名以后，面对媒体讲述自己的心愿时会说：“哪怕能有一首诗被印到书上，这一生就没白活。”她不敢想象往后的事了，再想就是贪心了。

但是去年初春，她接到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图书策划张攀打来的电话，电话中说想为她出一本诗集。

从那通电话到诗集确定出版，又过去了一年多。期间，张攀第一次在公司选会上提出这本诗集时，经过讨论和投票表决后选题被毙；他此后又拜托了很多同行，他们也怀着巨大的热诚向各自所在的出版机构推荐了这本书稿，都因为种种原因作罢。

距离他第一次提交选题一年又一个月后，也就是今年5月，诗集的出版计划终于在博集天卷内部通过了。原因有很多，而或许最重要的就是：韩仕梅作为一名来自底层的农村妇女，敢于跳出禁锢了其祖祖辈辈的传统思维，并用诗歌作为武器对抗命运的顽强特质最终感染了所有人，战胜了他们所有的顾虑。

近日，新闻晨报·周到记者拨通韩仕梅的电话，与她和张攀一同聊了聊，关于这本诗集艰难的诞生过程，以及她关于未来的种种设想。



“矿工诗人”陈年喜也热心帮忙

当张攀两年前在网上留意到韩仕梅的诗歌时，她已经火了一阵了。

“在我关注她诗歌的这两年来，我也经常想，她给我最大的触动是什么？是所谓爱情里的沉沦吗？或者说是亲情中那些真挚的部分？还是说很多首无题诗里经常闪现出的哲思灵光？”这些都给他以触动，但也都是其次的。

“更重要的是，我感觉到她能给我无限的力量。作为一名觉醒女性的代表，她不仅能够鼓励她自己，或者鼓励到其他深陷迷茫中的女性。作为男性的我们在迷茫的时候读到这样的诗，也会被重重地一击。”

作为图书行业的一员，他深知出版一部作品时不仅要考量它的市场价值，也必须要、甚至更加要考量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。前者关

于金钱，后者关于精神。他直觉韩仕梅的精神可以影响很多人，而这就是出版这本书的价值。

因此，2022年的4月，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胸有成竹地报了这个选题。“但是经过各种论证及至到最后投票环节，选题被毙掉了。当时我也很有挫败感，感到挺愧对韩阿姨。”

他总结原因有两点：一方面，韩仕梅的诗作相比影响过一代中国文学青年的海子、顾城和北岛他们而言，显得另类。且当时的作品数量也不如一年后的现在丰富；另一方面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——没有人能预判她会火多久。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，她完全可能就像一阵风而来，又像一阵风而去。

这两点顾虑都并非没有理由。

让张攀坚持下去的，是韩仕梅对自己的信任。在当时，也有其他图书机构联系她表达了为她出诗集的想法，但她用自己作为一个庄稼人的直觉信任着张攀，让他带着选题不断去给相识

的出版界同仁和各出版机构推荐，希望他们能够接盘这个选题。

其间曾出现过一次机会。去年年底，张攀通过自己合作过的另外一名作者、同样是来自社会底层的“矿工诗人”陈年喜，希望他的诗歌编辑能看一下这个选题。

“年喜老师看了觉得可以，”他回忆，“他说，‘现在诗歌虽然不好出，管得严，但她（指韩仕梅）社会经历简单，（出版）应该没问题。’”

回音是三个月后来的，陈年喜所推荐的出版机构明确表示愿意出这本诗集，但他们给出的签约条件却很苛刻，版税也低。张攀狠了狠心，没答应。

兜兜转转，韩仕梅的书稿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手上。此时，这本书稿已经遭遇了14次失败。

但这一次，凭借时间的积累和自己对于这些诗歌新的理解，他终于说服了领导，博集天卷决定出版这本诗集。

这个决定是今年5月份作出的，就在我们采访她之前两周。在采访中，她向本报记者回忆了自己听到消息的那一天，“哭得停不下来，直到去厂里食堂做饭的时候眼泪还止不住地流。和我一起做饭的人吓得一开始没敢说话，过半天才问：‘咋了？’我说：‘收到合同了。’”



韩仕梅诗作一首：
老头，假如能够唤醒你

老头

比巨婴还大的巨婴

我这一生中使尽了浑身解数

无论怎么叫也叫不醒他

因为他从出生时就一直睡着

让机器的轰鸣声和夏夜的雷声去催醒他吧

我尝试了无数次

可他依然睡着

黑夜里的流星把蜡烛点亮

去照亮每一个需要光的地方

我好希望老头也是被照亮的那个幸运者

时针褪去了青丝

送来了霜染双鬓

可我依然站在老头的梦里彷徨

假如老头是一条通往北京的渠

我可以做清澈的水

躺在他怀里缓缓流淌

没有负重只有怀抱里的温暖

我用双臂用力推动黑夜里的轮轴

让黑夜加快脚步行走

早一点见到清晨缓缓升起火红的日头



“只有我从苦难中爬了出来”

受限于她本身的文化水平（没有读完初中），韩仕梅的诗歌并不以文字本身取胜，但她的出奇制胜，是胜在了她的想象力。

在张攀看来，她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名句，就是那句“我已不再沉睡，海浪将我拥起”。根据冯唐的理论，一个诗人一辈子能有一句可以流传的诗句就够了。在这个层面上看，韩仕梅作为一个诗人也已经够了。

一个不仅自己，而且祖上世代代都困于农村的妇女，却有着无限广阔的想象力，这本身就是难以想象的。她说：“我就是人生虽然被困，但是我灵魂是自由的，我可以把未来的梦和生活编织成美好的花环。”

对于这片土地，她爱恨交加。土地养育了她，也束缚了她。“这里养育了我的父母，也养育了我的孩子们，我对这里其实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但是，我不喜欢农村那种束缚住人思想的东西，让人憋屈，让人委屈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活法，我不希望被封闭在那个村庄里。人来世上一趟不容易，我也希望可以走出这个村庄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她做到了。

“在咱们农村，1000个人里都没有一个人能走出来的。在我们全县最底层的农民

“有一个读者被触动到，就说明我已经成功了”

为了准备这次北京之行，韩仕梅小心翼翼地准备了五套衣服，其中有几件是新添置的。“我不知道穿什么合适，”她说。这是她第一次举办签售会，并且还在短暂的时间里密集地接受了多家媒体的访谈。

因为这次是儿子陪同前来，丈夫王中明没有和她闹。以往她每次出远门，家里都鸡犬不宁。因为丈夫怕她趁机跑掉，不要这个家了。

韩仕梅对于这些已经看得越来越淡了，自从婚没离成、王中明当庭给她下跪并赌咒发誓再也不干涉她写诗的自由后，两人的关系缓和了很多，她现在也还是这么想的，只要丈夫给自己写诗的自由，这日子就还能往下过。

签售会的第二天上午，她接受了一次长时间的访谈。“谈了很多，谈到我以前是什么样，现在是什么样的。”她觉得，自己现在最明显的变化是已经走出了灰暗。“一路向阳，”她咯咯笑着说。

书上市以后，韩仕梅收到网上很多诗友们的私信。“有人喜欢这两首，有人喜欢那两首，每个人喜欢的都不同。”她觉得只要有一个读者，被自己书里的一首诗触碰到，就说明她已经成功了。

这本诗集先由韩仕梅侄子从她所有诗作中整理出300多首，发到博集天卷的编辑部后，再由张攀负责进行删选。

张攀承认，韩仕梅能从这本诗集中拿到

诗集的普遍水准。跟陈年喜、余秀华那些已经很畅销的诗人是没法比的，但属于新诗人签约的正常标准。”

韩仕梅对此并不介意，她说自己还会继续写下去。她也想证明，自己并非一阵来去匆匆的风，或者昙花一现。

“我想写出更好的诗歌，展现给大家，给喜欢我的、关心我的、一直支持我的诗友们。写诗这个东西也无需人人都懂，只写给懂我的人就可以了。”

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她希望下一本还是由张攀给自己策划。“我们现在有竞争对手了，”张攀笑着说道。两个月前，已经有别的图书公司找到韩仕梅，希望预约出版她的下一本诗集。

韩仕梅告诉对方，自己现在写得不多，等积攒到了一定数量再看。“他们说可以先预约，但我不能预约是吧？约了我就没有选择的自由空间了，对不对？”

从第一天出名起，她的头脑就保持着清醒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她知道，成名、出书这一切只是开始。太多所谓的作家一辈子实际只写了一本书，还有一部分作家则是一辈子只写了一本好书。

“我接下去必须多读书、多努力，”她说，否则头脑里这点东西可能很快就会被掏空了。她读过了海子和顾城的诗，再早一些的诗人中她也读林徽因和徐志摩的；外国的诗人里，她读泰戈尔和蒙塔莱。“从中可以吸取知识的营养，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。”

仕梅现在的打算是先等儿子结了婚，然后自己可以再找个工作。“但其实也找不成了，在农村，只要有了媳妇，都要伺候媳妇。”

儿子之后，还有女儿的婚事要她操心。所以虽然突破了丈夫这层难关，她生命里还是有别的牵绊，还是无法全身心投入写诗。

“农村里的琐碎事太多了，你要是考虑这考虑那，然后就把自己困住了，”她觉得自己已经算好的，“但是我不屈服于命运，当初我们老头子拼死命来阻拦我的时候，我要是啥子都依着他的，啥子都听他的，也没有我的今天是不是？”

通过写诗，她走出了自己的村子，走出了被旧思想、旧理念和旧传统束缚的村子。“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村里有说七说八的，”韩仕梅不理睬。“你们说你们的，我写我的，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现在大家都夸我，说你真牛。”

问韩仕梅，诗集出来以后丈夫王中明有没有读过。她叹了口气说：“他也读不懂，如果能读懂，我们也就沟通了。”

如果他能读懂，也许这本诗集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了。

文/晨报记者 沈坤哉
图/受访者提供
制图/黄欣